

她们文学丛书

TAMENWENXUECONGSHU

小说卷

女人·游戏·下午茶

张梅 著

1323



云南人民出版社

她们文学丛书·小说卷

女人·游戏·下午茶

张 梅 / 著

|

|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女人、游戏、下午茶/张梅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0.5

(她们文学丛书. 小说卷)

ISBN 7-222-02954-0

I. 女... II. 张...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24814 号

策 划 杨世光
责任编辑 李锦雯
封面设计 西 里
版式设计

她们文学丛书
小说卷
女人、游戏、下午茶
张梅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
云南新华印刷二厂印装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375

字数: 310 千字

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 000 册

ISBN7-222-02954-0/I·777

定 价: 23.50 元



张
梅
／
简
介



生于广州，中国作协会员，现任广州市文学创作研究所专业作家兼《广州文艺》主编。出版著作12种，主要作品有《破碎的激情》、《酒后的爱情观》、《木屐声声》、《此种风情随解》等。

她 们

——“她们文学丛书”序

程志方

她们是她们。我们是我们。我们永远不是她们。

而且，没有她们，便没有我们。

是她们，孕育了人类。

是她们，拓开了文明。

没有她们，世界是残缺的。

没有她们，文学是跛脚的。

她们的存在，使世界完整。

她们的存在，使文学鲜活。

在传统面前，她们是最坏的女人。

在未来面前，她们是最好的女人。

有了她们，我们才可以超越历史。

有了她们，我们才可以赢得明天。
因此，我爱她们，我们爱她们。
于是，有了“她们文学丛书”的构想。
中国女性文学从这里走向新的辉煌。
中国女性作家从这里登攀文学的峰峦。
她们将给我们：
另一片蓝天白云，
另一轮明月朝阳，
另一双眼睛，
另一座家园。
来吧，
我们和她们。

目 录

1 她们——“她们文学丛书序” 程志方

- 1 随风飘荡的日子
- 39 老城纪事
- 63 女人、游戏、下午茶
- 86 保龄球馆 13 号线
- 94 红
- 129 乌鸦与麻雀
- 138 礼物
- 149 等待明天
- 221 女人如衣裳
- 231 那时候
- 237 短发为君剪
- 260 小宝的裙子
- 270 这里的天空
- 313 绝代佳人
- 326 孀居的喜宝
- 349 记录

372	克隆爱情
393	美莲
401	蝴蝶和蜜蜂的舞会

·随风飘荡的日子·

随风 飘荡的 日子

早 晨

早上醒来之后我有一个强烈的感觉，我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只是一粒游荡的灰尘。而这粒灰尘是物质的，我不知道用物质这个词来形容对不对。这粒灰尘甚至是有颜色的，当然是肉身的，其动态是处于不断地滚动之中。

后来我分析到，为什么我那天有这么强烈的感觉呢？原因是我那天醒得太早，人太清醒。而那天正好是从夏天转到秋天的第一天，我感觉到窗口外面风向在转变，而且树上掉下了落叶。虽然我睡觉的房间是空调的，但我仍能感觉到丝丝凉意从四面八方渗进我的房间。我从内心欢迎秋天的到来，我很想为此做点什么，或者是从床上爬起来用洗面奶洗脸，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在早上起来洗脸了。我对洗面奶不信任，在内心里认定它是伤害皮肤的；而且我对水也不信任，现在的水污染这么严重，人们居然会认为它可以清洁皮肤；但我还是承认早上起来洗脸对振奋人的精神状态有好处，但是我把精神振奋得这么高昂做什么呢？因为早上的时间对我来说是无可事事的，我认识的那些人，换句话说，就是目前和我的生活有关联的那些人在这个时间里都在睡觉。我是不喜欢他们的生活方式的，并为此和他们发生无谓的争执。他们在夜里打牌、喝酒、唱卡拉OK、去新开的台湾牛肉面馆宵夜直至通宵达旦，他们还对我说，这是目前人类的最佳生活方式，还举了许多名人的例子，甚至提到海明威。为此我看了两种不同版本的《海明威传》，但看完之后认定他与我的生活无关。

我照样地早起。曾经有人劝告我，说早上起来应该做的事

情是倒立，因为倒立可以使血液更多地流进大脑，这样一是可以加速头发的生长，第二是可以振奋你的精神，第三是防止老年痴呆症。

现在我躺在床上，为欢迎秋天的到来正在考虑做些什么好，是洗脸还是倒立？我想到自己现在唯一可以坚持做的事情就是不洗脸，这是最使我自豪的一件事情，我要是洗了脸，就会使我坚守的生活原则受到了损害，使我无法面对我对他人生活方式的指责；那么就做倒立吧，但我想到倒立之后我会更加清醒，这使我感到恐慌。

我最终还是没做出什么事情来欢迎使我欢乐的秋天的到来，我为此感到悲哀。我深深陷在一张清晨的与无数张床相同的床上，感到世界的广大和茫然，于是我觉得自己不过是一粒灰尘。

但我躺在床上头脑越来越清醒。有许多张朋友的脸在我脑海里晃来晃去。但他们的脸都是模糊的，他们说的话却是十分清晰。H在前天跟我打电话的时候说，他当时人在香港，他说他刚起床，那时是中午12点。我问他准备干什么，他说他正在考虑去哪里吃中午饭。他问我广州最近新开了什么饭馆，于是我一一向他汇报。他很耐心地听着。最后他问我，有蛇吗？我说，你大概很久没到广州了吧，广州每家饭馆的门前都摆着装满了各种蛇的铁笼子。他有些担心，他说，那蛇不会从笼子里跑出来吗？我觉得他这个问题有些无聊，于是没有回答。他又说，他要回来吃蛇，问我哪里的蛇最好吃。我说不知你最好的标准是什么，他就说起码要有几种做法，起蛇片、椒盐焗蛇碌、三蛇羹，还要有过山峰、金环蛇、银环蛇。我说那我带你去一个地方，那里有蛇子宫吃。他听了大喜，放下电话。

因为记起了H的电话，一时在我的眼前布满了各种各样的形状不同的蛇。蛇是令我感到恐惧的动物，它们的三角眼和三角头和有关它们的各种各样的传说都令人感到恐惧，还有它们身上的滑溜溜的皮肤。曾经有人劝我多吃蛇皮，说是对美容有好处，那个人说，你看蛇皮是多么地滑呀，难道你不想你的皮肤像它一样的滑吗？

我下意识地摸摸自己身上的皮肤。和蛇的皮肤相比较，我的皮肤是粗糙的，但却是温暖的。冰冷和光滑，温暖和粗糙，这本身就是一种美学上的对比。

我曾在私底下想，其实我和H本质上是一样的人，但我们却没有成为情人，这很奇怪。两个本质相同的男人和女人没有成为情人，只是吃喝玩乐的朋友，这大概是因为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太一致了，两个人走在一起，就像一对孪生兄妹一样。看到一样物体，他表示厌恶，我也表示厌恶，这其实不好。H长得牛高马大，脑袋奇大，爱好说话。他是我小学的同学，五年级那年去了香港，在资本主义文明的熏陶下成长，但却没有变成典型的香港人。有一次我和他讨论何谓典型的香港人，他就用了一句治疗脚气的广告语来回答。但他有一点还是与我们大陆人有所区别，就是他的裤子永远烫得笔直，他脚上的皮鞋也永远擦得锃亮。我向他指出这点，并指出他其实还是一个香港人，他气愤之下就说我浅薄。

有一次我和他坐在白天鹅宾馆咖啡厅靠窗的一张桌子旁喝咖啡，我们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听着隐隐约约的钢琴声在如泣如诉。落地玻璃外面，几艘停泊着的轮船像玩具一样纹丝不动，夕阳西下，江面金光灿烂。我喝着咖啡，心情极佳。但看到坐在对面的H却坐立不安。终于，H拉拉笔挺的西装，咳嗽一

声，郑重地对我说：我能对你说一件事吗？我惊慌地看着他。H说，请你不要用勺子喝咖啡好吗？勺子是用来搅拌的，应该把勺子放在碟子上，把咖啡杯端起来喝。

以后每逢我喝咖啡总就想起H的教导，有几次还忍不住去纠正和我犯了同样错误的人。

因为想到了咖啡，我感到肚子有些饿了。我挣扎着爬起来，长时间睡在床上使我的头有些晕。我走到浴室放洗澡水。我坐到浴缸的边上，耐心地等着放满水。不远的某一个地方有人在放斯特劳斯的唱片，声音很小，时隐时现。我相信放唱片的人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或者是对生活充满柔情的人。这种人是我爱的人，但在生活中却注定与他们无缘。我身边的人都在嘲笑浪漫情怀，他们说：嘿，送玫瑰花？多么幼稚。而那个在早晨放斯特劳斯圆舞曲的人肯定会送花给他的女朋友的。他会在她的生日送玫瑰花，在母亲节送康乃馨，在秋天的时候送白色的百合，在夏天的日子送上一朵深紫色的睡莲。

浴缸里的水终于放满了。我扔了两颗浴皂下去，顿时浴室里布满了香气。我把身体浸在水里，继续想着那个放斯特劳斯的人。他可能是个中年男人？用不用香水？他的身体强壮吗？去打保龄球吗？他是单身男人吗？但我没有幻想和他做爱，虽然我曾这样想过，但我还是控制了自己。

我还在继续想，为什么现在的男人不喜欢送花呢？其实送花和看足球是不矛盾的。起码我是这样认为。

我的男朋友沈坚就从来没有送过花给我。他是一个商人，做电脑生意的，喜欢打保龄球和请我吃饭。他最喜爱的歌星是邓丽君。邓丽君死后，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去台湾看一看邓丽君的墓地。他从来不看严肃文学作品，他只看黑利的小说。我有

时向他讲某个作家，他就会说：那个人比黑利好？

按照 H 的看法，沈坚是个很卡通的人，他的长相、爱好以及打扮都充斥着“可怕的流行味”。但奇怪我却很喜欢他。我常带他回家吃晚饭，吃我父亲做的那一手好菜。沈坚也是好吃的人，在这点上他和我父亲互相欣赏。每次沈坚来吃饭，父亲都要做一款新菜给他吃，实在不瞒你，我知道我父亲只要有空必定看《方太广场》，他做的许多新款菜其实都是从方太那里学回来的。

但 H 其实并没有理由对沈坚表示不满，据我所知，他在北京曾对一个在夜总会里干活的妈妈生迷得不得了。我见过那个妈妈生，长着一张狐狸脸，生活中除了卡拉 OK 里的营生就是打麻将，才 23 岁，风尘味浓得呛人。

按照 H 的说法，我们这叫做寻找互补。按照正确的配对，我应该找 H，沈坚应该找妈妈生，但沈坚天生就不是一个泡女人的人，而且对风尘女子抱有很大的反感，而妈妈生除了钱谁也不爱，沈坚也没有足够的钱让她去爱。和沈坚在一起你会觉得很轻松，起码他不会注意到你用勺子来喝咖啡。而且沈坚从来不挑剔我的衣着，我穿一件宽松的衬衣，他也会觉得很好。

这一点很重要。这是我和其他的女朋友都有共识的。

按理说，H 今天就会回来。我已经把我的呼机拿出来放到梳妆台上，以防听不见。这足以说明我对 H 的重视。我因为经常呆在家里，又具有吃喝玩乐的品性，所以深得那些爱好吃喝玩乐的人的喜爱。中午的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在公司里上班的白领们呼我去吃午餐。我当然可以挑选。我不爱和男人单独吃午餐，也不喜欢一大堆人一起吃午餐，这样我会觉得很累。我爱和一两个女友一起吃午餐，挑一间干净明亮的茶餐

厅，吃一碗牛肉面或窝米粉，离我家不远处有一间专吃煲仔饭的食街也是我们常去的地方。和女人一起吃饭使我觉得放松，可以谈一些轻松的话题，吃完饭还可以去逛街，看看有没有新到的时装。

H要是今天回来，他很可能就会约我去吃晚饭的，肯定还会约其他的女人。他从来不单独和我吃晚饭。他有好几次提醒我，要是有人约你单独吃晚饭，那你就得小心了。当然他不会约我不认识的女人，这样我们大家都会感到轻松。

如果他今天回来的话，那我们就可能去吃蛇了。我对吃蛇并不是那么感兴趣，但好像男人们都喜欢吃蛇，他们讲起吃蛇都眼睛发光。我宁愿去那些新开的食府吃几味新做的菜，或者去吃三文鱼刺身也可以。我知道有一家店子，这两天推出特价三文鱼刺身，才 60 块钱一个例盘。沈坚就特别喜欢吃三文鱼刺身，在这点上我们情投意合。你可别小看这些小事，你和一个人朝夕相处，总不想为了吃什么而怄气吧。

不管吃不吃蛇，H 回来了，我们就肯定可以去一间昂贵的、装修豪华的店子里吃晚餐，这也是我们热爱 H 的一个原因。我们不知道 H 是怎样赚钱的，我们也不想知道，但 H 吃饭花起钱来像一个真正的阔佬。他从来不用信用卡之类的东西，他从来是用现金，每次吃完饭结帐，看着 H 拿出厚厚的一叠钱出来，我们都幸运身边有一个像 H 这样的朋友。

但我却要呆在浴缸里等 H 的呼机。这都是被动的女人同一个处境。没有人知道 H 回来后是住在哪里的。一般来说，他会挑一间五星或者四星的酒店来住。你没去过 H 订的酒店房间，那真是豪华。H 穿着那条笔挺的西裤坐在沙发上抽烟，眼睛瞪得大大地看着你，使你以为自己走错了房间。

所以有钱还是好。有钱使 H 在酒店房间里的感觉像一个阿拉伯来的石油王子，而和我们在一起，又像一个陆小凤。H 有句名言，人过了 30 岁就要吃喝玩乐。他有一次对我说，有很多老人提醒他，过了 40 岁就要开始吃素了。他说这话的时候我和他都是 28 岁。我们算了算，还有 12 年的时间。H 看完电影《辛德勒的名单》后第一个想法就是不要离开中国。他幽默地说，到了集中营里就只好吃自己的肉了。

我还是希望呼机在这时候不要响。我已经在心里盘算好了中午和哪一个女朋友吃饭了。我有一个当模特儿的女朋友琦琦，前几天来过电话，说她刚从大连回来，想见我。我这段时间有发胖的趋势，连下巴的肉也长出来了。我要问问琦琦她是如何控制体重的，她们做这行的肯定是有办法的。另外上一次见琦琦时她拎的那个包我也很喜欢，我当时问琦琦，琦琦说是蛇皮的，是一个老板送的。

其实 H 有一段时间追求过琦琦。琦琦拍过一部电影，还在里面当女主角。H 看了那部电影就问我要琦琦的电话，接着就约会琦琦。他请琦琦到花园酒店的旋转餐厅里吃西餐，他说琦琦不敢坐靠窗的桌子，琦琦有畏高症。后来琦琦和他散了，琦琦说他老爱说话。当然 H 也不太在乎，他很快就把琦琦忘了。

我从浴缸里爬出来时太阳已经照在浴室的毛玻璃上了，我想现在大概是上午的 10 点了。我很想运动一下被热水浸得热乎乎的身体。我最近买了一部摇摆机，但沈坚说这种器械没有一点用，因为它不会令你发汗。不发汗就等于身体没有运动。我有点儿相信他的话，但毕竟已经买了，只好死马当活马骑了。